

他们为何不肯去救助站,本报记者为何要暗访体验?直面“救助站恐惧症”人群 那些尚未痊愈的“救助伤疤”

流浪者为何不肯去救助站,一些流浪者的“救助站恐惧症”缘何而生?

在本报记者以流浪者身份去救助站体验之前,记者就曾在一些流浪者聚集区作过集中调查,了解他们不愿去救助站的真实原因。其中,有的说“被打过,被骂过”,有的说“那里吃得差,连多要一碗方便面也要受辱骂”,还有的称“身上的钱也被他们抢了。”对于他们的遭遇,我们将向长沙救助部门进一步核实。

■记者 汤霞玲 张文杰 雷昕 邹丽娜 黄定都



汤其福



邓银香



王振波



黄国纯

本版图片均由实习生李健摄

汤其福(71岁,河南睢县人) “身上仅有的380元被抢了”

“他们抢了我的钱!”见到汤其福时,他挥舞着双手激动地对记者说。

十几天前,71岁的汤其福从河南睢县来到长沙。他说,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原本只是想来长沙看看的他竟会遭遇如此经历。

“我刚到长沙火车站附近。突然一辆车开了过来,下来两个年轻男子,一高一矮,对我说:‘你,老头,你是流浪汉,跟我们去救助站。’然后,两人一左一右将我的双手反扣,塞进了车里,拖到了救助站。”

“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救助站,反正是从一个巷子进去的,他们后来告诉我是长沙市救助站。”汤其福说,在救助站的一楼,有人问他要身份证,他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身份证,与身份证一同露出的还有几张百元大钞。

汤其福说,接过身份证后,救助站工作人员给他登记了基本信息,照了相,按了手印。几天后,救助站一个戴眼镜的四十多岁男子给了他一张去武昌的火车票。“我是河南的,为什么给我买去武昌的票?”

该男子告诉他,不要在武昌下车,这个车可直接到河南郑州。随后,汤其福被送出了救助站。

“还是那一高一矮的两个男的,他们把我送到救助站门口,又叫我拿出身份证。这时他们突然一把抢过我连身份证一起带出的钱。”汤其福说,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叠钱里有三张100元的,一张50元的,一张20元和一张10元的。

邓银香(62岁,怀化沅陵县人) “他们打我老乡,棍子都打断了”

在汤其福说话时,旁边一名穿黑色棉大衣的老人家一直缩着脖子看着记者。

她叫邓银香,今年62岁,怀化沅陵县人。她告诉记者,几个月前,在长沙火车站附近,一个怀化溆浦的老乡在睡觉,突然一群穿制服戴袖章的人冲了上来叫他起来。“可能是他没听清楚,那一群人从旁边拿了棍子,直接就往我老乡身上扑。连续打了好多下,最后棍子都打断了。”邓银香告诉记者,当时老乡的手臂已经是“青一块紫一块了。”

旁边的同伴看不下去了,下午就有4个人跟着被打的流浪者闹到了长沙市救助站。“可是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有打人的这些人,其实那些人当天下午又来赶我们了。后面还来了好多次。要是现在,我还能认出他们。”邓银香说,当天的情况很多人都看到了,但几个月过去了,溆浦的老乡已经回家,当时跟他去的那几个流浪者也相继离开了。

邓银香说,在她近一年的流浪生活里,也去过一次长沙市救助站,“那里面根本就吃不饱,没有一点油,还不如自己捡东西吃。”

中午12点半,邓银香和同伴架起了锅子准备煮饭。火炉是一个已经生锈的铁桶,结了厚厚黑壳的平底盆里盛着烂菜叶、骨头、几砣鱼肉,混着面条煮成一锅。“你看,这些捡来的东西还有油,在救助站里吃的都是白菜、土豆,看不到什么油。”说着,她用木棍子搅了几下给记者看。

王振波(30岁,望城人) “救助站没有人给我水喝”

1月9日,长沙天空放晴。当天上午11时,记者见到王振波时,他正在长沙橘子洲大桥上哆嗦着往西走。

“冷,我要回家……”王喃喃自语,披着棉衣、在太阳底下,他依旧不停地抖动着身体。

“我叫王振波,望城区黄金乡人,在外乞讨已经两三年了。昨天凌晨两点,我在五一大道被送到窑岭的那个救助站。”王断断续续地回忆,“到了那,他们就打我,两个人打了我胸口几拳。今天早上才被他们放了出来。”

王振波苍白的脸上依旧还有着打过的痕迹,右边头发被灰白色的泥土混杂着,左边脸上还依稀留有鞋后跟的印记。

王哆嗦着,一路往高叶塘方向走去,在高叶塘车站出站口旁的小吃店门口,他停了下来开始乞讨。“这两三年,隔不了多久他就会来小吃店,找老板讨东西吃。”小吃店门口,不少人认出了王振波,也有人说确实曾看见过他被送进救助站。

“口干,要喝水。”王振波望着记者说,他已经一天没喝水了,“救助站没有给我水喝”。

在记者买来水后,王示意倒在盆子里。他俯下身,整个头都埋在了水里,一口气喝完了半瓶矿泉水。

喝完后,王又挣扎着站起来,继续向望城方向走去。

“你就这么走着回家吗?我们送你去救助站,让他们送你回家好不好?”

“不去,我要回家,我不去救助站。”王振波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家的方向前进。

黄国纯(65岁,长沙人) “只因再要一碗方便面挨骂”

火车站售票厅停车场后是一个流浪者聚集区,黄国纯也在此安了“家”。

黄国纯早些年从长沙嫁到了安徽,儿子和丈夫死于两年前的一次火灾。2011年,她回到了长沙,落脚在这个流浪者聚集区。“家里没有人了,我哪里都去不了了。”

黄国纯说,她清楚地记得,她第一次走投无路去救助站是在2012年的3月25日。“登记了个人信息,照相,按手印之后,我领到了一包方便面。当时我很饿三两口吃完后,便问工作人员能否再给一碗”。

“要了第一碗还要第二碗?你在外面有第二碗吗?”黄国纯说,该工作人员随后便将一包方便面砸到了她身上。

黄国纯回忆,她在救助站的第二天,亲眼看到一个智障流浪者向救助站工作人员要饭吃,“工作人员二话没说,便给了他一巴掌”。

“你不能打人,傻子也不能打。”黄国纯说,当时在一旁的她看不下去了便说了句公道话。

“又不是打你,关你什么事。”工作人员冲她就是一顿骂。